

◆ 流年碎影

“挖井”之乐

黄莓

回老家时整理旧书柜，伸手探进最内侧的角落，一本边角磨白的硬壳笔记本滑落下来，拾起来，轻轻翻开，蓝黑色的墨水字迹因受潮晕开的墨痕，像一团团淡云浮在泛黄的纸上。本子里贴满早年港台明星贴纸，赵雅芝一身白裙褶皱分明，苗侨伟的笑容已蒙上一道道折痕，隔着岁月，好似隔着一层毛玻璃。

这算是“八零后”的老物件——歌词本。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，年少时几乎人手一本。一笔一画誊抄着当时的流行歌词，工整又郑重，有静心抄经般的虔诚。每页的边角还贴满相关的贴纸当插画，闲时提笔描星星、画莲花，把单薄的本子装点得满满当当。有时为集齐一首完整的歌词，常和好友相约，每晚定点守在电视机前，一人负责记前半段，另一人负责记后半段，次日两人再到校拼凑，如同拼接残缺拼图。哪一句听岔或漏记，只能等次日剧集续播再补。没有暂停，没有回

放，一首完整的歌词，全靠满满的耐心，慢慢地守候。

1990年代的日子，处处是慢悠悠的温柔。

卡带绞带了，捏一支铅笔伸进孔眼缓缓转动，细细梳理缠绕的磁带；卡带断带，要小心剪齐断口，再贴上透明胶带小心对接，稍有歪斜，歌声便会断断续续。攒了许久的零花钱，咬牙买下一盒盗版的卡带，反复循环，待到磁粉慢慢脱落，歌声蒙上一层“沙”，依旧舍不得丢弃。因为得来不易，才字字入心，句句难忘。

追剧亦是一场漫长的鏖战。趁父母外出，偷偷打开电视机，《新白娘子传奇》《倚天屠龙记》《莲花争霸》《还珠格格》……似有追不完的好剧，尤其到了夏天，追剧前还要准备好冰湿的毛巾，敷住极易发烫的电视机后盖，一边紧盯剧情，一边掐算父母归家的时辰，心惊胆战只为了再多看几分钟。一周只播寥寥数集，漫长的等待莫名地把剧情拉长，以至于每一句台词、每

一段插曲，都能牢牢刻进心底。那是很容易被打动、被感动的年代，我们这样的小孩，像是在挖井，总会挖出快乐。

如今节奏太快，反倒少了几分入心的感动。手机里缓存了上千首歌曲，点开便能播放，屏幕滚动着完整的歌词，一字不差，可循环了十几遍，转头依旧记不清词句。唯有当年抄在本子上的老歌，随口起一句开头，余下旋律自然涌上心头，像流水顺渠而行。追剧也不用再苦苦等候，全集一键看完，但畅快之后，隔日大半情节却又模糊淡忘。

当年抄歌词的少年少女，如今都是四十出头的中年人，日常总被琐碎牵绊，衰老也就尾随而至：上楼会担心车门未锁，下楼惦记房门未关，手机明明握在手中，却还失魂落魄地四处翻找……年岁推着人不停向前奔走，但旧时的记忆，却总在身后轻轻拉扯。

摩挲那本尘封多年的歌词本，时隔三十余年，纸上的老歌，依旧能一字不差地完整哼唱。那一刻忽然懂得：时光，能带走一切，却从没有带走我们的回忆。那些轻易得来、转瞬即逝的美好，岁月将它轻轻放过了；而那些曾为之等候、期盼、费心奔赴的细碎欢喜，岁月又始终妥帖珍藏，稳稳安放。

◆ 边走边看

霞光栖处

姜润林

天边刚泛起鱼肚白，淡月还赖在青灰色的天际不肯走，痴痴地望着那抹若隐若现的晨光，心里忽然冒出一个不大不小的叩问：这世间的美好，到底藏在哪儿呢？是藏在远山古寺的梵音里，还是躲在庄严殿宇的钟鼓中？多少个清晨，我都这样趴在窗边，看天光一寸寸变亮，直到那个秋日，才恍然大悟——它从不偏爱什么远方圣地，而是悄悄嵌进每一个再寻常不过的日子缝隙里。

那是个冷得干脆的秋晨，天还没完全亮透，窗棂上凝着一层薄霜，空气里满是破晓才有的清冽劲儿。我被厨房里一阵隐约的声响吵醒——不是刺耳的噪音，而是一种听惯了的、带着节奏的轻响，像老熟人敲门。透过门缝，我看见母亲在灯光下忙活，她轻轻拉开冰箱，取出食材，锅铲与铁锅碰撞出叮叮当当的声响，油烟机嗡嗡低鸣，合在一起，竟像一首未经排练的晨间序曲，笨拙又温暖。

客厅还泡在沉沉的宁静里，只有厨房那扇玻璃门透出一团温润的光，父亲的身影被勾出一层柔边。他一边低头整理文件，一边顺手接过母亲递来的粥碗，匆匆喝完，走到玄关时，蹲下身，仔仔细细地把一张便利贴夹进文件夹——那上头，准是母亲清秀的字迹，写着“路上小心”或“记得吃水果”之类的老生常谈。没有庄重的仪式，也没有煽情的对白，就这些琐碎到几乎不值一提的动作，却在昏黄的晨光里，织成一幅让我的心忽然潮湿的画面。

天光渐渐亮起来，我缩回床上，耳边回荡的只有父母压低嗓门的简短对话：“钥匙带了吗？”“带了，你再睡会儿。”随后是门被轻轻带上的声响。一股暖流从胸口漫开，世界重归安静，可我的心却再也安静不下来了。

我捋了捋头发，起身，轻轻拨开窗帘——晨光涌进来，铺了一窗台的暖黄。抬眼望去，天边正铺展着霞光的锦缎：橘红与青蓝纠缠着、渗透着，像一簇静默却又绚烂的火焰。那一刻我忽然觉得，那些藏匿在生活褶皱里的细碎美好，恰如这拂晓的霞光，总在不经意间的时候，悄然绽出温柔而独特的光。

曾天真地以为，美好是需要买票、需要远行才能遇见的稀罕物。直到那一刻才明白，它就住在母亲早起熬粥时冒出的热气里，藏在父亲装订资料时哼跑调的小曲里，躲在那些我们几乎视而不见、甚至忘了说声谢谢的日常褶皱里。生活的美好，从未离开过我们半步。它不在远方，不在山水之间，也不在高堂庙宇之上，它就安安静静地栖身在每一个被我们匆匆略过的角落里。当我们学会打开心门，用珍惜的目光重新打量这些平凡的片段，便会发现——它一直在那儿，静静地发光，不声不响地温暖着记忆，成为我们生命中循环往复、却从不重复的爱的注脚。

芳草地
孔祥秋
摄



◆ 生活小景

裹粽子

山岚

端午节那天，母亲总会起一个大早，篱边有父亲栽种的一丛箬竹，竹叶上还滚动着新鲜的露珠。母亲从层层竹叶里挑选最好最肥厚宽大的竹叶，小心地剪下一大把，装进竹篮里，走到屋后的井边，吊上满清水，搬一把小凳，静静坐在桶边，用软毛刷细细地刷净每一片翠绿的竹叶。然后烧一大锅开水，滴几滴菜油，把这些青油油、碧绿的竹叶放进锅里，煮几分钟，再抽去柴薪，让锅里的水、油和温度慢慢把竹叶浸润，数十分钟后，捞起，竹叶变得柔韧，芳香四溢。用它包出来的粽子

不会折断、撕裂或破损。

糯米，母亲总会在头几天选好，用上好的圆糯米，米粒颗颗洁白晶莹，放它们到水里浸泡至第二天中午，捞起来用竹箩沥干，倒进面瓷盆里，加入一点菜油，洒一点盐巴，搅拌均匀，再往桌腿上系一根一米来长的棉线，把早上煮好的一盆粽叶放在一边，开始包粽子了。

母亲会取出两片一大一小或两张中等箬叶，正面朝上，尾部错开重叠，用两只手指从中间熟练地卷成一个圆锥漏斗，再仔细看看底部的尖角有没有缝隙（这

是防漏米的关键）。用勺子舀一勺糯米放进“漏斗”里垫底，慢慢加至八分满，再用勺子轻轻压实，米粒紧密贴合叶壁，粽叶上部向下翻折，盖住米，再加半片竹叶覆住压实，双手拇指按住两侧边缘，顺势用那根棉线向粽子颈部绕个圈扎实，线头再沿粽子两角中间斜插过去，紧绕一角斜绕三圈，牢牢扎实（寓意“连中三元”），打结锁紧，确保煮时不散。这就是我们老家所谓的“白粽子”。

粽子一一放进锅里，水漫过粽子，大火煮开，然后小火慢炖，炖2—3个小时，糯米就完全熟透了，掀开锅盖，满屋弥漫糯米混合竹叶、菜油的清香，剥一个，咬上一口，真是香甜软糯，口齿留香！

离开家乡二十多年了，再也没有尝到过有母亲包的那么香甜可口的粽子了。

